

22.04
松桃县党史资料丛书

成斗英雄龙世昌

中共松桃苗族自治县委党史办公室

松桃苗族自治县 民政局 编
教育局

松桃县党史资料丛书

战斗英雄龙世昌

中共松桃苗族自治县委党史办公室

松桃苗族自治县
民 政 局 编
教 育 局

一九八八·八

前 言

龙世昌是我县世昌乡抵哨村人，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舍身炸敌堡，为祖国立了功，为中朝人民争了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授予他二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的光荣称号。

对于龙世昌烈士的英雄事迹和成长过程，以前我们了解不多。1987年夏，松桃县委党史办的同志，走访了烈士的亲属和寨邻，10月又到湖北孝感龙昌世生前所在部队领导机关搜集到他在部队的活动情况，特别在他的连长处征集到龙昌世唯一的一张遗照。今天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龙世昌烈士的英雄事迹，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好教材，尤其是对广大青少年和中、小学学生，进行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内容，现在我们把《战斗英雄龙世昌》这个材料整理印刷出来，奉献给读者。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八年八月一日



龙世昌烈士

战斗英雄龙世昌

舍身炸碉堡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涌现出无数的战斗英雄，龙世昌就是其中的一个。

1952年10月14日，举世瞩目的上甘岭战斗打响了。

清晨，天刚刷白，龙世昌从上水汗驻地哨位往前走，远处响起了天崩地裂的爆炸声。他停住脚步，看见上甘岭地区燃烧成一片火海。敌人向上甘岭发起了猛烈进攻。经过六天五夜的反复争夺，敌人付出了数千条生命的代价，占领了我597.9高地表面阵地。我军退守在坑道里。

在此期间，国际国内发生了这样几件事：美国正在进行大选，杜鲁门想要连选连任总统，企图抓住战机，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一点军事胜利，获得更多的选票，因而美军头子范佛里特在上甘岭战斗中，亲自视察，亲自指挥，为其主子效劳；联合国大会召开，美国代表在会上为他们的仆从打气，吹嘘他们已攻占了红山包（指597.9高地）；我们祖国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已出国，代表们站在上甘岭后面的五圣山上，拿着望远镜瞭望着前线的战况；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即将在北京召开，“不要战争，必须消灭战争”，上甘岭成了交战双方军事争夺的制高点，597.9高地这个红山

包更是政治斗争的地盘。

上甘岭战斗中的双方各有优势，因而各显其能，美军有杀伤力极强的武器——飞机、大炮，在上甘岭不足四平方公里的阵地上，他们使用了三百门大炮、一百余辆坦克，最多时一天发射三十万发炮弹；飞机如蜻蜓，成天在上甘岭阵地上空轮番轰炸、扫射；他们用飞机大炮开路，先后动用了三个师六万多兵力，组织整营、整团队伍不断地向我军发起冲锋，上甘岭阵地的空气炽热，地面上的岩石、泥土变成了厚厚的一层黑色粉末……。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虽不如美军精良，但是，战士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意志和力量却能抵御得了美军的飞机大炮，不但能与世界上称王称霸的美军抗衡，而且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当敌人一时占领了上甘岭表面阵地后，我转入坑道的坚守部队，采取出其不意的阵前反冲击，收复了阵地。志愿军某部八连战士龙世昌，他是我军坚守部队的一员，在上甘岭争夺597.9高地（红山包）战斗中，他怀着“为人民立功，为苗家争光”的信念，连续炸掉了敌人两个地堡，三次负伤后，他又用胸膛顶住插入敌人地堡的爆破筒，炸掉了敌人最后一个地堡，扫清了我军前进的障碍，使我军胜利夺回了597.9高地的表面阵地。

龙世昌牺牲了！

1952年11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给龙世昌追记特等功，1953年6月1日授予他“二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他的英雄事迹载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史册。

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是有其英雄成长的客观历史条件

和他主观的积极因素的。

10月19日凌晨，我志愿军对盘踞在上甘岭表面阵地上的敌人进行了反击，经过反复炮击后，为了保持对敌反击的突击性和持续性，消灭敌人，夺回阵地。头天晚上，我军45师134团8连就抢先秘密转入了597.9高地主峰地带的坑道，反击信号发出后，迅速从一号阵地的坑道分两路冲向敌人，一路从左边前进，直取七号阵地，一路从右边攻向三号和九号阵地，龙世昌在右路，他紧紧地跟着我掩护部队层层延伸的炮火，恨不得一下就奔到597.9高地主峰，去消灭敌人。可是他的双脚深深地陷入被炮弹炸成粉末的砂砾尘土中，行动艰难，只好趴在地上向主峰匍匐前进。

龙世昌第一个登上主峰山背，敌人的机枪火力封锁了我军冲击的道路。龙世昌一个箭步跳到前面的一个弹坑里，端起冲锋枪，狠狠地对准敌人的火力点打了一梭子，敌人的机枪哑了，为部队反击扫除了第一个障碍。

“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冲啊！”

“杀敌立功的机会到啦！”

反击战士们高呼着口号，迅速地向主峰冲去。这时，另一个没有被彻底摧毁的敌人地堡的火力复活，机枪子弹疯狂地向我反击部队射来，几个战士倒下去了，其余战士被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只好就地隐蔽等待时机。

龙世昌眼看这种危急情况，愤怒地一手提着手雷，一手抓着冲锋枪，弓着腰迅速地向敌人地堡冲去。但他突然被一只粗壮有力的大手抓住了。他掉头一看，原来是新提升的副排长王练财。“注意隐蔽，不得乱闯！”王练财指着右边那高低不平的山坡，命令龙世昌“利用弹坑和敌人的尸体，从

左边爬过去把它炸掉！”

王练财掩护龙世昌，冲锋枪子弹雨点般地撒向敌人。龙世昌向前跃进，从一个弹坑跳向另一个弹坑，很快地接进了敌人地堡。当他快要到达地堡时，敌人发觉了，两挺机枪不停地向龙世昌射击。龙世昌急中生智，对着敌人一具尸体，猛地一脚把尸体骨碌骨碌蹬下山坡，敌人的火力跟着滚动的尸体射击。就在敌人火力转移的一瞬间，龙世昌猛地跃起，把手雷投入了敌人的地堡。一声巨响，地堡炸毁了，八连战士冲击前进，很快消灭了敌人，夺回了主峰。

夺回主峰的部队，又迅速组织力量向九号阵地进攻。龙世昌和田景全、刘顺初是一个爆破组。田景全是组长，担负着为反击部队扫清障碍的任务。

部队如猛虎下山，冲向九号阵地，敌人又从大小地堡里射出条条火舌，阻住了我反击队伍前进。此时，敌人一颗子弹飞来，穿过了龙世昌的右腿，他还不觉得疼痛，只感到右腿沉重，不好使唤。田景全发现龙世昌右腿裤子已被鲜血染得殷红，惊奇地问道：“你负伤啦？”龙世昌不在意地说：“没有。快走！”副排长王练财来到他们身边，指着前面的两个地堡说：

“这两个家伙不仅封锁了我们，对我二号阵地上的部队也是个很大的威胁！”

“副排长，你放心，我一定干掉它！”龙世昌斩钉截铁地说。田景全要把龙世昌负伤的情况告诉王练财，刚说到“龙世昌的腿……”时，龙世昌就插他一拳，并说：“你掩护！”龙世昌说完，拉着刘顺初就走。

龙世昌和刘顺初向敌人地堡爬去，在他们身后的浮土

上，留下了两条弯弯曲曲的浅沟。当他俩爬到距敌地堡三十多公尺的地方，敌人的子弹“嗖、嗖”地从他们头顶上飞过去。他们仔细地观察到，前面那个大的地堡是用钢板和沙袋垒成的，四面都有射击孔，大地堡后面又有一个小地堡，看得出来，它的作用是保护前面这个大地堡的。龙世昌和刘顺初商量，如果先打大地堡，不仅可能被大地堡的火力杀伤，而且小地堡的火力也避不开。龙世昌和刘顺初后面的反击部队，无数双眼睛凝视着他俩，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他俩的身上。“先消灭小的，再炸掉大的”！龙世昌说完，刘顺初就从弹坑里跑出来，冲向敌人小地堡，可是刘顺初没跑几步就被敌人子弹击中，倒在山坡上了。跟在后面的战友们心如刀绞。这时，龙世昌突然站起来又急速俯卧下去。敌人的机枪从地堡里射出来串串子弹，把他压在弹坑里抬不起头。反击部队干部战士个个心急如焚。副排长王练财正准备再派一个爆破组上去，忽见龙世昌那里有一具敌人尸体从山坡往下滚，敌人的机枪又“哒、哒、哒”地跟踪射击。龙世昌第二次利用敌人死尸转移敌人火力获得成功，他趁敌人“追踪死尸”射击的机会，一个纵步跳到敌人小地堡的右边，机敏地将一枚手雷投进了敌人地堡，敌人和地堡一起飞上了天。可是后面的反击部队仍然被大地堡中敌人的火力压在山坡上不能前进。

此时，爆破组长田景全飞快跑到龙世昌身边来，商量准备炸掉那个大地堡。田景全发现龙世昌的手背又被鲜血染红，沉痛地问道：“又负伤啦？”

龙世昌轻声地回答：“膀子擦破点皮”。田景全递过急救包：“快包起来，你掩护我，我去干掉那个龟儿大的。”

龙世昌一面包扎，一面恳求道：

“我还没有完成任务，我去。”龙世昌还想争取，田景全又命令似地说：“我是组长。你掩护。”他边说边起身跃进。龙世昌用冲锋枪对准敌地堡射击孔狠狠地射击。眼看田景全快要接近敌人大地堡，后面的队伍正准备冲击，突然敌人从大地堡里投出一排手榴弹，田景全倒在硝烟之中……。

爆破组三个人，刘顺初牺牲了，田景全倒下了，龙世昌负了两次伤，情况更加严重了。反击部队个个心里焦急万分。

就在这时，龙世昌猛地向敌人大地堡左边扔过去一颗手雷。一声巨响，浓烟滚滚，敌人的机枪立刻朝着手雷爆炸的方向扫射。龙世昌机智地跳到田景全身边，田景全已经昏迷过去了。龙世昌把田景全背到比较安全的一个弹坑里隐蔽起来，他接过田景全手中的爆破筒，迅速地向敌人大地堡冲去。龙世昌的行动，后面的反击部队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这是极端要紧的一着，胜利的希望全寄托在龙世昌身上，一位战士情不自禁地喊道：

“龙世昌，快！快！！”

王练财用冲锋枪射出愤怒的子弹，掩护着龙世昌。敌人又从大地堡里投出一排手榴弹，龙世昌顿时被硝烟吞没了。同志们的心又沉闷下来，无不为了龙世昌的安危担忧，无不为了战斗的胜负发愁……。硝烟渐渐散去，只见龙世昌又缓缓地向着敌人大地堡爬去。同志们的心花又开放了。

当龙世昌爬到大地堡旁边，他突然站起来，紧紧地握着已经拉火，正“噓噓”冒着白烟的爆破筒迅猛地插进敌人的地堡。爆破筒拉火后，只要七秒钟就爆炸。一秒、二秒……，龙世昌只等一声巨响，战友们就冲上来了……，但是出乎意

料，狡猾的敌人竟把爆破筒从射击孔里推了出来。

爆破筒落在龙世昌的身边，团团白烟扑面冲来。说时迟，那时快，龙世昌抓起爆破筒，对准敌人射孔又插进了地堡。一根爆破筒，地堡里的敌人与龙世昌各执一端，敌人拼命往外推，龙世昌奋力朝里顶。这已经超出了生死搏斗的境界了，为了万无一失，龙世昌又顺势用胸膛死死顶住爆破筒……。

一声闷雷，敌人大地堡开花了，地堡里的敌人也全都上了天！

“为龙世昌报仇！”

我反击部队高呼口号，冲上山顶，消灭了九号阵地上的敌人，全部夺回了597.9高地表面阵地。

沃土育新苗

1928年8月21日，龙世昌出生在贵州省松桃县的一个偏僻乡村——平茶乡抵哨村。他父亲龙祖林，虽是一把种田的好手，母亲田祥妹又能勤俭持家，但是仅仅依靠几块薄田瘦土，一要支付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二要养活龙世昌兄弟姐妹九个。一年勤耕苦种，这个十余口之家也实在难以支撑。

龙世昌原名叫龙秀昌，排行第二。大哥龙秀恩、三弟龙秀坤、四弟、五弟名秀廷、秀成，还有姐妹老秋、秋花、成花、兰花四个。龙世昌的童年“没有鲜花，也没有面包”，他从呀呀学语，会爬会走以后，就同兄弟姐妹、相邻伙伴为伍，或进山放牛拾柴、或入水捉鱼捞虾，那牧歌式的生活，自有

乐趣：手被山刺钩出血了，他用树叶把血擦掉，再塞进嘴里吮一吮，也不觉得疼痛；衣服被水打湿了，干脆脱下来漂一漂，拧干水，顶在头上让太阳晒干。那红彤彤的三月泡，茎和叶长着刺虽然刺手，但小心把泡采下来喂进嘴里又甜又顶饿。还有那毛刺刺的油板栗球，从树上摘下来，在地上用石头砸开，放在火里烧熟后吃起来又香又面。这些是山味。家门前一片田坝，田水汪汪，沟水汨汨，泥鳅、虾子、螃蟹、小鱼，用撮箕捞进笆箩里又跳又蹦。放进锅里，一把小火焙得锃黄发亮，放上盐巴，再加半碗碎青椒，吃起来又辣又香，味道才鲜哩！●

幼年的龙世昌却有他幼年的性格。他家门前有一棵花椒树。一天他父亲从外面回家，发现花椒树的一枝丫折断了。猜测是龙世昌弄坏的。龙世昌没有弄坏不肯认错，父亲发火打了他一巴掌。龙世昌委屈了，他就悄悄地爬到自家地板下躲藏起来，以表示反抗，过了两天他才被找了出来。龙世昌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倔强的性格。

龙世昌家庭生活虽然窘迫，八岁时，他父亲还是把他送到本寨私塾馆去发蒙读书，盼望他学有所识，不吃“睁眼睛”的亏。父亲对他管教很严，每天放学回家都要背书给父亲听。他读私塾三年，会认不少的字，又在邻村读了一年新学。他对先生教的“四书五经”不知所云，越读越没有趣味。一天他逃学回家，被父亲发觉，叫他背书背不得，父亲打他，要他进学校。幼小的龙世昌没有进校，晚上也没有回家，他就跑到离家三、四华里的厩屎沓水碾房过夜，一家老小四处找不到龙世昌，心里十分焦急。第二天寨里的一个嫂子去厩屎沓碾米，放水冲水碾时，才发现他睡在水碾洞子里。对面山上豺

狼嚎叫，善良的嫂子才把他引回家来。龙世昌不读书了，他就跟父亲和大哥干农活，分担起养家活口的担子来。

“日出而作，日没而息。”龙世昌长到十六、七岁时，腰园体壮、血气方刚、身体十分结实，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了。

一家人一日两餐要米下锅，还有其他的用度开销，依靠地里的粮食，光填肚子还入不敷出，油盐酱醋从哪里来？年轻的龙世昌脑子机灵起来：力在身上，钱在山上。

抵哨距松桃县城只有几华里，寨上的人买盐卖米都到松桃赶场，途中老卜茨离松桃更近，于是龙世昌就在老卜茨山上砍了很多松木柴破开，棚架起来让太阳晒干，然后挑到松桃城里去卖，换点油盐钱，五天一场，每场一挑，一家人吃油吃盐不发愁了，节余几文还可以扯几尺布或买点别的东西回家。

龙世昌砍柴辛苦，对柴心爱，柴与一家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一天，龙世昌又去老卜茨砍柴，碰上县城里三个保警兵正在偷他的柴。龙世昌的肺都气炸了。

“军士，你们莫挑我的柴，我们是靠这个吃饭的呀！”

“混蛋！”一个兵痞骂他，另一个兵痞挑起柴便走。

龙世昌死死地扯住挑起的柴捆，用力往后猛拉，那兵痞倒退了两步，差点跌倒，柴从肩上滑下来。另一个兵痞解下腰间皮带，抽打龙世昌。

龙世昌不畏强暴，他大声疾呼：

“强盗偷我的柴罗！强盗偷我的柴罗！你们快来呀！”

本寨上山砍柴的伙伴闻讯赶来，个个手执砍刀、扛担，兵痞见状，只好溜了。

1948年2月，龙世昌的身体越长越结实。可是他的父亲却因养家活口，常年积劳成疾，无钱医治去世了。他大哥也身染重病，身体越来越瘦弱，弟妹还年幼，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到了龙世昌的身上。

此时，蒋介石打内战在急，为了苟延残喘，“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到处抓兵，补充兵源。

一天，甲长来到龙世昌家对他妈妈说：

“你家的儿子都在家吗？”

龙妈妈知道来者不善，但无可奈何，只好答应“都到屋”。

“告诉你，一个不许往外走，走了我就要捆你。”甲长欺负他妈不敢放儿子出走，说完扬长而去。

大祸临头，龙妈妈想不出好办法来对付，只是哭泣。

世昌的大哥龙秀恩从他的岳父家行亲回来，看见妈妈哭红了眼就问“妈妈哭那样？”龙妈妈泣不成声地诉说“甲长要我家的兵。”

“要哪个？”龙秀恩又问。

“要哪个？不就是要我嘛，还要哪个！”龙世昌气愤地说。

龙世昌家兄弟多，年年着兵。他大哥身体有病、小弟还小，龙世昌长大得力了，母亲又舍不得他出去。不去人当兵就得拿钱去抵。龙世昌家年年着兵，年年交钱交米，年年交不清。家里的钱米交光了，一家人生活十分贫苦。

第二天下午，甲长又来到龙世昌家。

这回甲长来是不比往回，是一不要钱，二不要米的。见到龙世昌家兄弟几个都在家，心里很高兴，便对世昌的母亲说：

“这回你家哪个崽去？”

龙妈妈沉着脸没有答话。

龙世昌对妈妈说：“大哥有病，弟弟年小，我去。”

龙妈妈仍然阴沉着脸。甲长呲着牙，暗暗高兴。

龙世昌掉过头来冲着甲长：

“我不要哪个狗日的送我去！”

第二天，龙世昌辞别了妈妈和哥哥弟妹，就到小平茶乡公所去了。进了乡公所就由不得龙世昌自主了，当天下午他就被押送到松桃县城，关在城隍庙里。

慈祥的妈妈舍不得龙世昌，她做了一口袋糯米粑，哭哭啼啼地来到县城看望儿子。

当兵如投牢。龙妈妈哪里能见到她儿子龙世昌的面！她走到城隍庙门口时，两边门岗荷枪实弹、凶神恶煞，她不寒而栗。门岗喝问龙妈妈是干什么的？龙妈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诉说。可是苦苦地求情也无济于事，最后只好把糯米粑交给门岗，千嘱托，万求情，请门岗把糯米粑转交给龙世昌。过了好久好久，龙世昌与家里通信，才知道，妈妈两次去看他和送糯米粑的事，他一点也不知道……。

苦斗到天明

龙世昌在松桃城隍庙关了近一个月后，又被送到镇远师管区，后编入国民党89军328师984团直属炮连当兵。少数民族在旧社会倍受欺凌。龙世昌是苗族，他不能说苗语，一来别人听不懂，二来怕别人看不起，而说“客话”

(即汉语)又不流利,说得结结巴巴的,因此他成天总是沉默寡言的。他感到生活不习惯,人到了部队,心还挂在家里。可是家乡的山水田园、家乡的亲人伙伴,白天再也看不见了,只有到晚上在梦里才能看到,才能与亲人相会。他的心情十分忧郁。

班长比其他长官接近战士些,一天班长来问龙世昌: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龙世昌不答话。

“你会打步枪吗?”班长又问。

龙世昌仍不吭声。

班长火了。从此他与班长结下冤孽。班长存心整人,就叫龙世昌挑四个弹药箱,外加二百发步枪子弹和十枚手榴弹。这担子可不轻呀,足有百来斤,还有背包和米袋缠在身上,龙世昌挑不起也得挑,走不动也得走。好在龙世昌身体壮实,还能跟得上部队行走。走了一天又一天,龙世昌的双肩压红肿了,腿脚发软了,身体拖垮了,可是班长不许旁人帮助、更不叫别人替换。龙世昌想哭但他没有哭,他咬紧牙,拖着步子还是往前赶路。

班长是个混帐班长,爱赌钱,是个赌徒,时常赌红了眼,也时常输得精光。

当列兵的薪水本来就不多,不过龙世昌觉得每天总还有两碗饭下肚,生活比在家里要好些,于是就把微薄的薪水积攒下来,总是舍不得花。班长赌钱又输了,发现龙世昌有钱,就来向龙世昌“借”。明明是老虎借猪,龙世昌那里舍得!便说“没有”。

“没有!”灾难又落到了龙世昌的头上。一次站岗。班

长硬说龙世昌没有站好，就用刺刀狠狠地打他的手心。龙世昌的手被打破皮，鲜血直流。

龙世昌吃饭比较慢，时常出现别人吃饱了，饭也吃完了，他还没有吃饱的现象。有一次，他刚吃完一碗饭，再去添时，饭没有了，他便问“还有饭吗？”值日官见龙世昌问就骂：“人家都吃饱了，就是你没吃饱！”“我是问一下嘛。问都问不得！”问不得。顶撞长官，这是犯上，就是不能问。值日官抡起拳头打来，口里骂道：“你苗子想要造反吗？！”旁边的人不断解交，龙世昌忍气吞声，只好把碗放下了。

为难之时倍思亲。龙世昌被折腾得实在受不了啦。他十分想念母亲，想念家乡。他对人说：“要是见到妈妈就好了”。

一天，炮连一位姓谢的上士赶场买菜，龙世昌替他挑担子。好心的上士看到他一个壮实的汉子弄得皮包骨头了，就叫他开小差。龙世昌犹豫起来，开小差，被抓回来怎么办？他看到有的人开小差，被抓回来五花大绑，拳打脚踢；有的按上铁线用电话机绞得哇哇叫；有的枪毙……他觉得这样死了不值得，死了见不到妈妈，还要连累一家老小。他对上士摇摇头，叹着气，挑着担子默默地继续往前走。

部队从黔西转到了云南，那个狠毒的班长调走了，龙世昌心里暗暗高兴。可是他们部队的枪口对着共产党和老百姓，他的心又蒙上了一层乌云。那个地方小地名叫什么他说不出来，那里有苗族，也有其他少数民族，成年男子都参加了游击队，只有女的在家里，匪军每天都在老百姓家里去抓人，抢东西。抓来的苗族女子就叫龙世昌去“审问”。啊！